

太平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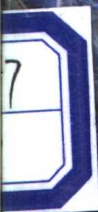
两岸的日子

刘玉孟津 著



blue moon

远流出版



I247.57/
240

蓝月亮丛书

b lue moon

太平洋

两岸的日子



石化 S082847E



11028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平洋两岸的日子/刘玉、孟津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1998.3

ISBN 7-5063-1376-6

I. 太… II. ①刘… ②孟…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7772号

太平洋两岸的日子

作者: 刘 玉 孟 津

责任编辑: 崔 钢

装帧设计: 蒋 艳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65005588 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苑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30 千

印张: 10.25

插页: 2

印数: 001—8000

版次: 1998年2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1376-6/I·1364

定价: 15.5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引 子

见到“八宝山骨灰寄存处由此向左”的牌子，林小帆呼吸急促起来。站住脚喘了口气，才觉得走得有点儿累了，背上在出汗。北京的十月，慷慨的阳光，吝啬的风。

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心想：总算到了。继续向前走，人声渐渐淡了，寂静却浓了起来，浓到阳光都透不进去。不知不觉林小帆已经进了骨灰存放大厅，眼前忽地暗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才看清了手里拿着的那支黄色玫瑰，在幽暗的厅堂里变得苍白。她定了定神，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学生证大小的蓝色塑料皮小本，翻开来，里边印着：王平，男，37岁，1990年9月18日。寄存人一栏空着。王平的骨灰被送回国时，因为他自己的亲人都已过世，没人肯在骨灰存放证上面签字，只好留了空白。证上边几个潦草的钢笔字注明：东地室，中三排，501号。

东地室，中三排，501号。林小帆心里重复着，沿着通向地室的水泥石阶一步步走下去，林小帆觉得身体飘忽忽的，脑

子里也像接触不良的灯泡，一会儿明，一会儿灭。下到底，踩在实实在在的地上，却像站在云端不敢挪动脚步。这个不同的世界，散发着博物馆收藏室里的味道。一排排高到屋顶的黑色木柜，像是一块块被分割开的墙，沉默又沉重地立在那儿。每个木柜的正面是许多小玻璃门，门框上有白漆号码。有些门上了锁，有些开着。上了锁的门里都锁着一只大同小异的盒子，盒子里盛着的更是绝无二样的一捧青灰。那些灰曾经都是生命的一部分，生命的其余早已烟消云散，或污染了空气，或馈赠了泥土。物质虽然不灭，终有一天它们会溶在春雨里落回地面，蕴在野草中冒出土壤，但灵魂却无可挽回地支离破碎了。唯有盒子前那张寸大的照片，固执地记录了那个生命的一瞬间，向面对它的人们证明，盒子里面装的的确曾经是生命的一部分，有鼻子有眼睛，也在这个世界上走动过的。

没锁的门里都还空着，等着它未来的主人。

林小帆心里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自己像是在探监，四周都是囚禁犯人的牢房，关着的都是模范囚徒，沉默无语地度着漫漫刑期，盒子上的照片原是他们眼睛，从四面八方静静地注视着她。林小帆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心里有些害怕起来，赶紧挪步寻找 501 号。一面找，一面宽慰自己，怕什么呢？这里难道不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吗？

在中三排木柜前，小帆仰脸望去，501 号高高在上。她用力把一个铁梯架拖过来靠在柜子前。铁梯子与水泥地面碰撞发出坚硬的响声，回荡在幽静的地室里，令她心发紧、头皮发麻，生怕那响声会惊动了囚犯们，便会蜂涌而出，把她撕得粉碎。501 号的门被一把小巧的红卫牌弹子锁锁着，锁上已落了一层细细的灰尘。林小帆没有钥匙，只能隔着那小小的玻璃门往里瞧。玻璃灰蒙蒙的，什么也看不清。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包

柔软的白纸巾，轻轻擦干净玻璃，终于看清了玻璃后边那个盒子上嵌着的照片。王平，真的是他！人海之中见到熟人一般松了口气。

几年前在为王平办丧事时，一时找不到他的单人像，达生只好到曼哈顿下城一家照相馆将他们的一张合影照放大了，然后把王平的部分用刀刻下来交给了领事馆的一位领事。林小帆一直把那张留了一个四四方方窟窿的合影照压在像册的最底层，不愿丢弃它，亦不愿看见它，免得让自己想起王平独身孤影魂归故乡，凭添了忧伤。照片上的王平面带微笑。那是他们几个同学那年秋天到纽约上州摘苹果时拍的，按快门前王平要大家对着镜头一起喊“爷爷”，照片上所有的人都相似地微笑着。

林小帆望着王平那聪慧的眼睛叹了口气想，有余就该缩手，无路就得回头。当初他要是能退一步想，现在就不至于沉默在这里了，想着不禁泪湿了眼睛，赶紧把手中的玫瑰花插在锁环里，从挎包里摸出一张印制得非常精美的白色卡片，别在锁扣上。然后，又从包里掏出一盒精装的 Winston 香烟，这是王平去美国后最喜欢抽的一种烟。她抽了一支出来，用打火机点上，把烟执在手里。袅袅的青烟后面，小帆将那白色的卡片慢慢地掀了开来。卡片上钢笔楷书着一首诗：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黑发书生天上，可眷人间春秋？一纸素签忆相逢。古今悲喜事，尽迷此山中！下面的签名是：薛茜，姚杭美，黎佳，约翰，林小帆，达生，张岩飞。陆楠没有签名，因为她不愿意签。

林小帆回国前曾带着这只卡片到陆楠在新泽西州的寓所去

找过她。她已经从几年前王平去世的阴影中摆脱出来，大死之人，反活过来，看上去气色很好，心情安静而恬淡。居室里设了一个小小的佛龕，做成蜡烛样的一对小灯把佛龕里的瓷菩萨照得满面红光。菩萨具圆满相，无尽的慈悲就挂在似笑非笑的嘴角上。佛龕两旁是慈航法师的一个偈对：不变随缘现，心空及第归。房间正面墙上挂了一副显眼的行书立轴，写着“虚空”两个大字。林小帆似懂非懂，问陆楠怎么讲。陆楠微微一笑，双眼半开半合，玄玄地说：“我看见了，我又没有看见；我听到了，我又没有听到；我知道了，我又没有知道；我得到了，我又没有得到；我是我，我又不是我。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这便是虚空了。”听不懂陆楠参禅，林小帆忙把要回国的事跟她说了。又掏出那张白色的卡片来，说因为回去后打算去看看王平，黎佳出了个主意，让她带一张有大伙签名的卡片给王平，转达大伙的心意。陆楠接过林小帆带来的卡片，翻着看了，并不签名，盯着那首诗沉默了一会儿，问：“谁写的？”小帆答：“达生和张岩飞从《三国演义》里抄来的，他们俩在电子通讯网上商量了好久，把下半阙改了。”陆楠又问：“此山指的是什么？”小帆道：“我没有问过达生，想必他们用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你说呢？”陆楠笑了一下说：“倒让我想起八宝山来了，那个离天堂最近的地方。”说着把卡片还给了林小帆。“你……不签个名吗？”林小帆疑惑地问。陆楠眼睛望着那对蜡烛灯，摇摇头，说：“我们既然没有缘分，也就不必抗命了。想来他在那边也得不了清闲。因果报应，自杀的人犯了杀生的重罪，他下一辈子恐怕更要忙着赎罪，何必再去打扰他呢？”看着林小帆失望的样子，陆楠端过一杯清茶递给小帆：“都是过去的事了，就让它过去吧。刚才我还有一个念头，是不是该把那个‘迷’字改作

‘悟’字。可再一想，有谁能改得动那个字呢？”陆楠的声音像冰化作水一样清淡而冷静，没有一点凄痛怨悔，小帆也就不再坚持。

青烟散去，白色的烟灰飘洒落地，一支烟燃完了。林小帆扔掉烟蒂，叹了一口气，轻轻地说：“王平，我们走了。”她把卡片合上，又下意识地用手中的纸擦了一下玻璃，默默地下下了梯子，最后抬头看了一眼501号和它门前那黄色的玫瑰、白色的卡片，心里说：我走了。快步走出骨灰存放大厅，走向阳光里，身边的一切立刻又生动起来；心里有一种‘洞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的欣慰，站在阳光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活着原是这般美好！

出了八宝山，林小帆沿玉泉路朝东边的研究生院走去。到了八宝山，当然得去看看研究生院。记忆中它们近如隔邻，从一个门到另一个门，不过是举足之劳。向东去的时候，太阳已经西斜。林小帆跟在自己的影子后面亦步亦趋。八宝山与研究生院之间的路似乎变得格外漫长，就像开始与结束之间的距离那么遥远。难道自己记错了吗？

研究生院的大门还是那么不起眼，若不是门口西侧的那棵大银杏树；林小帆几乎错过了。在银杏树前她停了下来。多少年了，这棵大树依旧纠缠蟠曲没有什么变化，像一位老人一样默默地注视着来往的行人和车辆，没有丝毫的倦意，真可谓“行人不见树少时，树见行人几番老”。她从地上拾起两片发黄的银杏树叶，小心地夹在挎包里的一个笔记本中。一定要带回纽约去给达生，他总说要回来看看这棵银杏树的。

回国已经两个星期了，心里却一点都不落实。长久以来对回家的那种期盼，随着飞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变得游移不定起

来。或许应了近乡情怯的老话，离别多年后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她分明感到自己心慌腿软。本来以为下了飞机就到了家，谁知脚一触地心中顷刻又天涯。在入关处，当边防检查员翻看女儿船船那本美国护照时，她心虚地觉得自己办了一件难以饶恕的错事，怎么把一个黄皮肤的龙的传人弄到美国去了呢？十几天来，船船吃不惯有几千年历史文明的中国饭，只好带着她满城去找肯德基、汉堡包，那些美国人的垃圾食品。就连自己的肠胃也因水土不服变得无常起来。水土不服？见鬼了！午夜梦回，留在纽约的达生频频造访，诉苦比萨饼倒了他的中国胃。也不知家里船船的两只小乌龟有没有喂过？种的仙人掌可曾浇了水？回国后才发现自己有了两个家。两个家倒好像没有家了。

林小帆在研究生院大门口迟疑不前。她已经忘了过去进大门时有什么规矩，又不晓得如今是什么样的新章程。门卫把头探了出来，花胡子上托着的红鼻子让她有点心慌，不知是该称他先生呢还是同志。犹豫一下干脆免了称谓，问：“对……不起，我能进去看一下吗？”

“你找谁？”门卫上下打量着她问。“我？不找谁，只想进去看一下。”“看一下？”“嗯。过去我在这里读书，出国了几年，现在回来想进去看看。”“你在这儿念书？哪一级的？”“82级。”话一出口，心中不免一惊，十年了！“像这样的还不赶快往里请。”门口两个坐在小凳上下棋的人冲着门卫说。门卫露出了笑脸，客气地请林小帆进去随便看。林小帆突然鼻子有些酸。略闭了一下眼睛，理了理头发，深深地吸了口气，抬脚迈进研究生院的大门。

1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林小帆并不知道研究生院与八宝山是近邻，自然也看不懂隔壁王老先生脸上怪异的表情。知道后林小帆倒也不在乎，从小就习惯了为一只铅笔两毛钱以死来赌咒发誓，死有何惧？倒是见了研究生院那一堆衰楼旧房时，令她心里凉了半截。常人眼里，研究生院有一种神秘色彩，高不可攀，念书能念到研究生院犹如念经念到布达拉宫，没有更高的去处了。想不到一脚踏进院门来，竟是一种进了“抗大”的感觉。

研究生院有东西两栋两层的主楼，红砖墙青瓦顶，旧却不古，原是某机关的办公楼。“文革”后重振教育，砖砌的楼房都让给学生上课居住用了。学院的行政机构，诸如党委办公室、教务处等要害部门则被安置在冬凉夏暖的临时板房里。院内没有运动场，进门处一块够汽车打个弯的空地可以玩玩羽毛球。也没有正经的图书馆。吃饭的厅则有两个。设备虽简陋，进这院的人心气却是足的，有一股冲着诺贝尔奖来的劲头，研

研究生院因此有了败絮其表，金玉其中的含蓄。

二月的北京，正是既冻骨头又冻肉的季节，提着行李走进东边那幢楼里，林小帆停下来，朝手上哈哈气，接过达生手中的小提箱，说：“谢谢了。”达生搓搓冻红的耳朵笑道：“耶，怎么客气起来了，大学几年鞍前马后的都没听说过一个谢字。”林小帆也笑了：“呆会儿再见？”两人便朝各自房间的方向走去。一楼都是教室，有的门敞开着，林小帆路过时见里面已经坐了不少学生，正在埋头读书。外地的学生早几天到了，铺好了床就捧上了书。旅途劳累，或许是到了北京兴奋得晚上睡不着，有人趴在桌上打瞌睡。读书人的志气，倒也要倒在书桌上。

二楼是宿舍，与课堂只有一道楼梯之遥。男女生宿舍分别在二楼的东西两侧。林小帆的宿舍是二楼 207 号房间，对开的两扇门，玻璃全都漆了白色，见不着里面的东西。林小帆推门进去的时候，房间里两个人正坐在桌旁看书，见她进来，放下手中的书同她打招呼。“林小帆？我叫陆楠，复旦来的。行为所研究生。”陆楠生得绿娇红小，浑身透着江南人的秀气，薄薄的嘴唇，轮廓分明，一看就是伶牙俐齿，说话不饶人的那一类。介绍完自己，陆楠又指着身旁的那位说：“这是薛茜，地学所的。”薛茜高高的个子，皮肤晒得微红，穿了一件白色的毛衣，一马平川的胸前别着研究生院院徽，下面别了一枚小提琴胸针。她头发剪得短短的，显出仙鹤般的脖子。戴了一副黑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大而无神。听见陆楠介绍自己，薛茜脸上泛出一片绯红，接了陆楠的话补充了一句：“西北大学的。”话一出口，脸上的红更像涨了潮似的涌到脖子根上。林小帆溜了一眼薛茜胸前的院徽和闪闪的小提琴胸针，自我介绍：“林小帆，北大的。”介绍完自己，放下手中的箱子，环视这屋里

的一切。

房间很大，像是间小会议室。进门左侧挨墙放了两张双层床，右侧首尾相接放了三张桌子，火车车厢般的排成一溜。靠门口放了一个书架和两张用来放洗脸盆的凳子，凳子边放了三只铁壳暖水瓶。只有靠门的上铺还空着，林小帆知道这是她的床，顺手把手里的书包围巾手套扔到铺上。陆楠过来帮她把行李举起来放到床上，小帆赶紧谢过：“不管它了，呆会儿再收拾。”又说：“咱这院子不怎么样嘛。”陆楠说：“嗨，当然比不上你们北大喽。不过这样也好，读书历来都讲究十年寒窗，窝安得太好，只怕生出读书以外的念头来，倒会让凤凰窝里飞出去鸡。”林小帆觉得陆楠话里有点什么意思，盯了她一眼问：“行为所？没听说过，干什么的？”陆楠说：“嘿，杂七杂八的，几句话也说不清，和心理学有点关系。你是哪个所的？”“哦，生物所。”说话间，林小帆爬上床去，从行李卷里抽出一只硬纸壳的圆筒，抽出一卷画，展开来不紧不慢地往床头挂。“有点歪。”薛茜对正在挂画的小帆说。小帆对薛茜一笑，挪正了画。又问陆楠：“行为所听起来像是社会科学，应当是文科嘛？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陆楠两手一摊说：“嗨，我主要搞精神病人行为学，多一半是医学，我并不喜欢，时间久了自己都被传染了。我喜欢社会心理学。”林小帆说：“那你还不算跑题跑得太远的。正常人也好，神经病也罢，好歹还是与人打交道。我喜欢美术，当初考大学时，最想报美术学院油画系。可惜那年美院不招生，只好报了中文系。进了学校才发现被分到了动物系，那才叫风马牛不相及呢。又不让改专业，只好慢慢培养感情。”几个人说笑着天就暗了下来。薛茜说：“咱们吃饭去吧，饿得肚子都叫了。”“你们先去，我等等咱们那枝花。”陆楠说着做了一个鬼脸。林小帆不解地问：“什么花？”薛茜笑了说：

“她要等黎佳，咱们先去排队吧。”俩人拿了饭盆出了门。

饭厅很大，一端开着一排七八个窗口，是卖饭的地方。第一个窗口专卖小菜，酱黄瓜、辣萝卜条、煮鸡蛋、卤猪耳朵、臭豆腐，盆盆罐罐一大摊。其它窗口卖主食，有米饭也有馒头。炒菜有三种：白菜炒肉片、焦溜丸子、麻婆豆腐。白菜炒肉片里数得过来的几片肉是见白不见红，足见这些猪都是贵族，营养太好且不事劳作，净长膘。焦溜丸子就更难说了，多半是粉丝豆腐渣、碎胡萝卜，或许还有头两天剩下的馒头、油饼揉了搅在一起。总之不大会肉，否则菜单上绝不会漏写那个至关重要的肉字。林小帆虽然不大会吃辣，但北京化了的麻婆豆腐她还能对付。没来得及买饭票，便问薛茜借了些，买了二两米饭一份麻婆豆腐。

饭厅的另一端放了几排光秃秃的方桌，没有凳子。桌子上的漆都已剥落，露出的木头，被油水浸成光亮的褐色。两个人买了饭端到一张方桌前，边吃边聊。不多一会儿，陆楠和一个女生端了饭走过来，陆楠对林小帆挤挤眼，笑着介绍说：“这是黎佳，浙大考到天体物理所的。”又把林小帆向黎佳作介绍了。黎佳没有说话，微微的对林小帆点头笑了一下，一边吃饭，一边把白菜炒肉里的肥肉片挑出来，放到桌上。黎佳长得极为漂亮，打扮也很有品味。长长的黑发被一只金丝绒的发带高高的束在脑后。弯弯的眉毛下一双妩媚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流出迷人的光。那眼光好像一条漫长隧道尽头的一点阳光，给人以无边的期盼。直直的鼻梁，丰满的嘴唇上方自然而又完美的生着一颗乖巧的黑痣，让人一看便怦然心动。她的微笑是淡淡的，有点冷，像春天里掠过白云的一阵轻风，你感到了它却没有看清它。上身穿了一件黑呢子短大衣，没有扣，露出里面的大红色手织粗线毛衣。一条洗得发白的石磨牛仔裤紧紧地

绷在颀长的腿上，脚蹬一双半高统的黑皮靴，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拒人于千里之外，却又万分诱人的美。果然是一枝花。林小帆盯着黎佳的眼光一时收不回来，当黎佳再次对她笑笑时，林小帆有点不好意思，赶紧低了头去寻碗里的麻婆豆腐。

邻桌几个男生显然心情很好，考上了研究生，豪情壮志还没有找到地方张扬，一边吃一边往那不要紧的事上钻牛角尖。高声争论这麻婆豆腐的麻婆到底是指做豆腐的婆姓麻呢，还是长有麻子的婆，或者是豆腐里放的花椒专麻妇人舌头的缘故。一个操广东口音的小个子正夸夸其谈：“这还有什么说的，当然是麻子婆啦。百家姓里虽有麻姓，但姓麻的人极少极少。而且此姓出在北方，由熊姓改变而来，麻婆豆腐是川菜，这种说法几率太低。花椒不可能只麻女人不麻男人，所以专麻女人舌头的说法不攻自破。唯有麻子婆才能自圆其说。中国历史上天花不断，有麻子的人绝不会少。定是哪位麻子婆娘发明了这道名扬天下的家常菜来嘲讽天下人。你想吃我豆腐吗？你就得受这麻辣。天下人脸皮虽厚，吃这麻婆豆腐也躲不过要脸红。”小个子得意非凡，晃着头继续说：“人人爱吃麻婆豆腐，麻子婆也算找回一点心理平衡。人有一缺，必有一绝，尤其女人，更是如此。就说这女研究生吧，我敢打赌，一个个不是麻子也差不了哪儿去。唉，古今中外，秀外慧中就像鱼与熊掌，全美的少、少、少啊……”小个子像唱京戏似的把个“啊”字转了几个弯拖得老长。他高谈阔论到此，听见身后有人使劲敲饭碗，身边的人也捂着嘴在笑。小个子诧异地转过身去，见身后不知什么时候站了几个女生。尤其见了黎佳一副电影明星样，一双眼睛正照着他，知道自己荒腔走板，连忙点头哈腰地说：“开玩笑，开玩笑。”陆楠装作没有听见，把话扔给他：“咱们这研究生院招生也是差劲，体格检查也不知怎么做的，居然让

根号二个头全残废的蒙混了进来。你别看有些人哪儿都长得不够尺寸，一肚子坏水倒不少。矮子矮，一肚子都是拐！”林小帆接过来揶揄道：“那也不一定，卖烧饼的武二郎就有一根直肠子。”小个子不敢回嘴，闷头吃饭，心里仍然惊于黎佳的美貌，暗叹研究生中竟有这样桃羞杏让燕妒莺惭的女性，百年难出一人。

林小帆刚吃完饭，达生就跑过来叫她，说要介绍一个人给她认识。林小帆把达生介绍给了室友们。几个女生便把注意力从小个子身上转移了过来，几双眼睛流出审视的眼光，雷达一样，扫了达生的脸又扫小帆的脸。小帆脸被扫得有一丝发红。达生不理睬女孩子们猜疑的眼光，对林小帆把头朝饭厅门口歪了歪就往外走。林小帆跟上达生向外走，问达生认不认识那个矮个子的男生。达生转头看了一眼：“你是说张岩飞？他是气象所的，跟我住一个宿舍，从我一进宿舍他就在吹牛，说能背下《红楼梦》里所有的诗句，号称三分之一红学家。”林小帆哼了一声，说：“学气象的红学家！难怪他一张嘴就是刘姥姥的裹脚布味。”达生一下蒙住了：“刚来他怎么就惹你啦？”林小帆就把张岩飞的话说了一遍。达生说：“其实他说得没错，错在让你们听见了。”小帆警惕地看着达生：“什么意思？”达生笑道：“从动物种群的角度来看，公的母的数量应当一半对一半。人也是一样。可是上大学的时候，女生就比男生要少许多。到了这研究生院里，女生更成了稀有动物。这道理难道还不明白？张岩飞的意思是说漂亮女孩子，没等上大学芳心就被人虏获，能熬到研究生院的多半不会有倾国倾城的容貌。”见林小帆脸酸酸的，达生急忙说：“不过研究生嘛，不靠脸蛋吃饭，靠本事。可事情也有例外，瞧你们宿舍的黎佳，就是一条漏网的鱼。”林小帆恨道：“你们都是一丘之貉。”达生连忙河

心掉船头：“得了得了，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不必生气。我带你去见一个人。”“什么人？”小帆没好气地问。达生神秘兮兮的一笑没说话。

出了饭厅，达生指着背对饭厅门站着的一个人对林小帆说：“他叫王平，南京大学考到咱们所的研究生，这回他是总分第一考进来的，也跟我同宿舍。他说知道你，要见见你。”“呦，这回倒有人考到你前头去了，这才是天外有天呢。还知道我？”小帆有点莫名其妙，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王平这个名字，也不认识任何南大的学生。俩人来到王平跟前，王平赶紧把手中的烟猛抽两口扔了，笑着对小帆说：“林小帆，对吧？”小帆连忙点点头。王平见林小帆一脸疑惑的样子说：“你们班的汪洋分到我们系去了，刚去没有房子住，到我们宿舍里来委屈了几天。他给我讲了你们班的许多事，提起过你。”王平看上去有三十岁的样子，额头上有两条很深的抬头纹，脸上的胡子没有刮干净，露着硬硬的茬。他笑起来时，笑意在脸上只停留短暂的一刹那，如果停留得久一点，他就满像个体贴民情的县委书记；如果没了那笑，无疑是一个欠收年的庄稼汉了。最往人脑子里去的是他说话很慢，声音具有很强的穿透力，除了耳朵，心也能听见。用这样的声音说出的话，由不得你不信。王平伸出手来和林小帆握手，眼睛直视她。当林小帆接触到他的眼睛时，心里有点不自然，开玩笑地同他打招呼：“你好，第一名！”接下来不知说什么好，就问：“你考谁的研究生？”“夏先生的。”“哇，泰斗嘛！听说夏先生治学很严，当心扒层皮。”王平说：“严倒不怕，只是他的东西都是五十年代的，有点老了。以后还是得出国去留学才好。”一谈到出国，林小帆就来了兴趣，问：“你想去哪儿？”王平开玩笑说：“只要能出去，上柬埔寨我都干！”林小帆笑了：“柬埔寨我可不去，欧洲也不

去，美国 only。”

说着话，三人回到了宿舍楼。路过林小帆宿舍门口的时候，她把她们让进去坐一会儿。一进屋，王平就注意到了林小帆床头上的那张照片。那是一张很大的黑白照片，上面一只落了帆的木船，停在夕阳余辉下波光粼粼的港湾中。王平眯着眼睛看那照片，肯定地对林小帆说：“这是你的床！”又指着林小帆邻床的下铺问：“这儿呢？”林小帆说：“陆楠，行为所的。”陆楠的床边挂了一张彩色的画：一座古旧的小木头屋，坐落在一片秋色的树林子旁，屋顶，窗台，院子里都铺满了金色的落叶，情景凋败惆怅，促人怀旧思乡。王平说：“你们女生怎么都喜欢这样的画？嗯，有一点颓废的味道。”林小帆用手指指自己的床板底面：“看看这个，不算颓废吧。”王平和达生跟着林小帆的手，弯腰去看那床底板，上面端端正正贴了一张居里夫人的照片。居里夫人微笑着，笑得拘谨，阴天的天光一般投到枕头上。达生评论道：“这照片的挂法倒很别致。早晨醒来时会想：我今天得向居里夫人学习。睡去之前又会问：我今天学到居里夫人了吗？跟锥刺股头悬梁异曲同工，苦心可见。”林小帆看了达生一眼说：“越学越坏。”达生也望着林小帆说：“所以书是不能读得太多的。”林小帆哼一声扭开头去。王平眼见耳听达生和林小帆说话的口气神态，知道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的同学，装做什么都没看见的样子说：“大科学家的样子嘛。”林小帆说：“薛茜，绝对是未来的大科学家。”看了一圈林小帆的宿舍，王平说：“你们这儿以后准保热闹！”林小帆问：“为什么？”顺手把两张凳子挪过来让二人坐。王平答道：“我过去下乡的地方老乡都说三个婆娘一台戏，研究生也一样。”达生接了王平的话说：“研究生恐怕会更热闹，说不定会上演春秋战国三国演义呢。”又转头问王平下乡多久，在什么